



# 美兮，翔兮，绿孔雀

李光彪

血统。

也许,你在世界舞台上看过云南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孔雀舞;也许,你在动物园里见过人工饲养的孔雀;但楚雄双柏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自然舞台上,至今还栖息着风度翩翩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,不知你见过否?

巍巍哀牢山下的恐龙河、小江河、石羊江、磨江湾一带,从古至今,原生绿孔雀与当地农民相伴相生,和谐共生。双柏恐龙河自然保护区,位居红河流域上游礼舍江(石羊江畔),最高海拔2946米,最低海拔556米。这里是中国原生绿孔雀最大的栖息地。

绿孔雀究竟与这里的哀牢山有什么不解之缘?绿孔雀为什么偏爱哀牢山这方山水?几年前,我在林业部门工作时,曾多次走进恐龙河、小江河一带,曾与绿孔雀不期而遇。

那是2018年3月的一天,我随国家林业局鸟类环志专家前往小江河,了解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情况。汽车像一头驴,在蛇形状的防火公路上忽而盘旋而下,忽而盘旋而上,反复在林间九弯十八拐爬行。

石羊江潺潺流水,暖风袅袅,河滩就是天然的绿孔雀爱情擂台赛舞台。为了追求爱情,两只雄性绿孔雀各自张开羽毛,发出挑战的信号,一次又一次从地上腾起,面对面空中对啄,互相用脚踢打。反复几个回合,胜者为王,败者退场。据讲述,一只雄性绿孔雀,至少拥有3只雌性绿孔雀,绿孔雀争霸就是为了获得更多雌性绿孔雀的欢心。如果雌性绿孔雀觉得情投意合,就会在原地不卑不亢地蹲着,心甘情愿接受雄性绿孔雀冠军的到来,从此,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。随后,一个新的绿孔雀家族将会诞生。

三

绿孔雀身上,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。不论是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,还是古代官员的官袍、官帽上,都有绿孔雀的化身。这些图腾表明,绿孔雀是吉祥鸟,是美丽吉祥的象征,更是身份高贵的符号。因为吉祥,因为高贵,绿孔雀在民间被神化为凤凰,被神化为大鹏,被神化为百鸟之王……

难怪我的家乡有一座山,就叫凤凰山。山头仰东方,左右是两座翅膀形大的山。家乡人都说是凤凰晒翅膀欲起飞。村庄就坐落在凤凰的巢里,错落有致的房子仿佛是一窝窝凤凰。不仅我的家乡,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凤凰山、凤凰台、凤凰镇、凤凰县、凤凰城、凤凰湖,凤凰是美的象征。

从古至今,把高贵的美人比喻为稀世凤凰,龙凤呈祥,如汉司马相如的《凤求凰》

诗:“有一美人兮,见之不忘。一日不见兮,思之如狂。风飞翩翩兮,四海求凰。”与孔雀有关名传千古的诗句也比比皆是,如“孔雀未知牛有角,渴饮寒泉逢抵触”(杜甫《赤霄行》)“孔雀东飞何处栖,庐江小吏仲卿妻”(李白《庐江主人妇》)……

千百年来,绿孔雀一直是当地人崇拜的吉祥图腾。古籍《南中志》曰:“云南郡有上方下方夷出孔雀,常以二月来翔,月余而去。”而双柏县清乾隆《鄂嘉志》也有记载:“壬戌秋八月,边境送火雀。曰从鄂嘉来,节礼年年若。土特味异珍,网络遍林壑。双笼十八羽,恐逸严束缚。计程三百里,输送芳行脚……”(《放雀行》)。穿越时光的隧道,昆明与大姚金马碧鸡的传说,有很多相同之处,至今昆明和大姚仍然有金马碧鸡坊、昙华寺、白塔、白塔路、碧鸡关等地名。从这些地名和留下的古籍来看,昆明和大姚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姊妹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其实,不论是昆明还是大姚,金马碧鸡里的“图腾”就是绿孔雀。

在如今绿孔雀种群比较集中的双柏鄂嘉镇,年近花甲土生土长的林发荣,向我们讲述了一串串民间崇拜绿孔雀的故事。林发荣说当地人称绿孔雀为凤凰、大鸟、神鸟,因为绿孔雀最爱吃的食物是豌豆,所以当地人也把绿孔雀叫作“豌豆鸡”。

绿孔雀栖息地,当地人很容易捡到绿孔雀的羽毛,人们把羽毛拿回家,缝制在小伙子的老虎头枕上,或是缝制在小孩子的虎头鞋头上,又把绿孔雀的图案刺绣在小孩的裹背上、衣服上,以示驱灾辟邪,祈求小孩子健康成长。还有的人家,还把捡回家的绿孔雀尾羽毛插在堂屋门头上,插在家堂上,祈求吉祥,保佑平安。鄂嘉一带古时候曾经是傣族人居住的地方,地名至今仍有叫“摆衣田”“摆衣河”“法啦地”的。据康熙《南安州志》记载:当地婚姻习俗,男以水泼女定为定。饮酒,以一人吹芦笙为首,男女牵手,周旋拍手足为孔雀舞。

不难看出,康熙王朝至今350多年的历史,人与动物相伴相生的双柏,就跳孔雀舞。孔雀舞既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一个缩影,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园中的一朵奇葩!

四

2009年,绿孔雀正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(IUCN)濒危物种红皮书列为(EN物种)。如今,绿孔雀已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。

生态兴则文明兴。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生物物种的多样性、生态系统的典型性和脆弱性以及绿孔雀、野生苏铁等物种的稀有性引起了省内外动物学、植物学、生态学专家与学者的高度关注。为了保护绿孔雀,2003年4月,楚雄双柏恐龙河自然保护

区正式成立,明确了机构、编制、人员,并聘请了79名当地世袭居民为护林员,天天巡山管护,在绿孔雀分布区聘请140名农民为绿孔雀保护监测员,不断织密绿孔雀保护网。为了保护绿孔雀,扩大绿孔雀栖息地,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双柏县“壮士断腕”,关闭退出矿点5处,拆除违法建筑955.77平方米,标牌13块,输电线路2条、永久封闭矿井14个。退出小水电站2个,恢复植被12922平方米,植树约2274棵,封堵矿山洞口6处。同时,国家、省、州林业部门也积极实施极小种群保护项目,进一步加强绿孔雀监管,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石羊江、恐龙河、小江河绿孔雀分布点划定12块样区,13条样线,进行重点监测和种群调查。恢复绿孔雀栖息地75亩,租用农地种植小麦、豌豆,在不同区域建立绿孔雀食源基地4块34亩,饮水补充点21个,扩大绿孔雀栖息地重点管护监测面积达12687公顷。还与中科院、云南大学、西南林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,长期对绿孔雀进行科研和监测,加强绿孔雀保护科学的研究,编写绿孔雀保护实施方案,争取项目资金,守护绿孔雀家园。

经过10多年的努力抢救和保护,2019年,中央电视台“正大综艺·动物来啦”栏目开展绿孔雀知识普及和宣传,播出绿孔雀保护影像。随后,中央电视台“新闻调查”又播出了“因为绿孔雀”调查节目,进一步肯定了绿孔雀保护成效。可喜的是到2021年底,绿孔雀野外种群数量达到300只左右,接近全国550—600只的50%。10月,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(COP15)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召开,“楚雄元素”绿孔雀亮相大会,出现在COP15会标中,绿孔雀的身影进入世界大视野。

绿孔雀出名了。森林覆盖率高达84%的双柏县也声名鹊起,2017年被评为省级生态文明县,2018年、2019年连续两年入选“中国最美县域”榜单,还获得了中国最美生态文化旅游休闲县、“省级森林县城”、云南省“重点生态功能区县”先进县的诸多荣誉。

今年4月,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西南监测中心“绿孔雀科研基地”落户楚雄;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与楚雄“院地共建绿孔雀栖息地研究基地”建成;楚雄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联合打造“中国楚雄一绿孔雀之乡”正式启动;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出任“中国双柏一绿孔雀家园”形象大使。双柏绿孔雀,正在重整行装再出发,飞向全国,飞向世界。

## 一份热血申请书

张桂柏

他一边打着草鞋,一边不住地给我讲自己过往的经历、革命志士的故事。其中,先烈书写血书,矢志革命的气概,如浪似的掀起起了我内心的澎湃。

深夜,我辗转反侧睡不着。相比先烈血书,直感自己尚未入党的人团申请书稿子,白纸黑字,还缺些啥。缺什么呢?我的心颤动着,我的血翻滚着。突然,我心头一紧,眼前一亮,一咕噜翻身起了床,拎起搁在桌台上的书包,悄悄从堂屋走进厨房。我点上煤油灯,从缸里舀了一瓢水,倒进瓦盆。然后,打开书包,取出毛笔,退掉笔套,把笔浸泡在水里,并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搓揉毛笔,反复清洗残墨,待毛笔洗净、甩干,我便在饭桌上静静地坐下来,再次铺开了纸张。

## 醉美彝乡

和文平

个民族的歌声里唱响。

县城虽然建起来了,但直到1965年兴建县委办公楼,才在小凉山上第一次以砖木结构取代土木结构建筑。随后,兴建了文化馆、工人俱乐部、影剧院、灯光球场、县政府办公楼、百货大楼、白鹤宾馆等建筑。机关企业也纷纷在大村街上建起了自己的办公楼。到1980年代,宁蒗县城正初具规模。但很长一段时间,始终局限在“一城一河一条路”的状态。仅有的一条街道道路狭窄,路面凹凸不平,排水系统瘫痪,雨季污水横流,街道两旁的建筑大多房屋老旧,年代失修。

在小凉山腹地蒗县坝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大村街,就是一个小小的山寨,街长不过百米,住户不过百家,街道两旁仅有数十间简陋的土墙木板房,有五六个小商摊点,两户铁匠铺和一户酒坊,周围田地荒芜,野狼出没,加之兵灾匪患,呈现出一派凄凉的景象。1949年前的宁蒗是没有城的,大村街就是那时小凉山上不多的几个集镇的缩影,这些集镇多是破烂不堪的土墙茅屋和木结构的瓦房。而集镇之外的广大山区基本上都是木板房和木楞房,人畜混居普遍存在。新中国成立后,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亮了小凉山,一座县城在一个村寨上建起来,一个希望在12

么?……沙白的纸,鲜红的字,一行又一行。这时的我,已是不眠不休,不知何时分,处于无比兴奋之中。

我的母亲早起做饭,推开厨房门,一见我这样,惊了,她虽然不大识字,但懂得我写的东西。面对字字句句渗透着血色的人团申请书,再看我脸上泛白、眼里通红,一句“三儿……”没说完,泪就“扑嗒”地滚落下来。那是又心疼又喜欢啊!

一份热血申请,就这样被撰写出来,呈交给团支部。不久,经过介绍人推荐、团组织考察,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。这是我首次加入进步团体,无疑成为迈开人生之路的一件大事。那种迫切、炽热、纯洁和真挚,其情其状,至今难忘。

扑入眼帘,高楼林立的大街上,一块醒目的广告牌上写着“建设凉山地区最美彝乡”几个大字,或许,这就是今天宁蒗人的底气和自信。这是一片古老却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土地,这是一片年轻却积淀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。昔日一步跨千年,今朝跑步进小康。一座初具规模的小凉山新城正在崛起,“三纵七横一廊”的城市构架初步形成。在昔日野狼出没,野鸭栖息的蒗县坝,在贫瘠落后的小小凉山上,这座城正在书写着历史的传奇故事。

今天的宁蒗县城,已基本实现了硬化、亮化、绿化、现代化的城市标准,过去以“脏乱差”出名的宁蒗县城实现了历史蜕变和华丽转身,一个街道畅通、功能完善、干净整洁、具有历史记忆、民族特色、宜居宜业的美丽彝乡正逐渐展现在人们眼前。

我漫步在河滨走廊上,欣赏着城市在



## 梨花落 春带雨

李兴

万溪冲的梨花,总在人们眉飞色舞的谈吐中诱惑着我。迎着花期尾声的倒春寒,我终于在周末得以驱车前往。

6000亩梨园铺设在背靠梁王山的万溪冲,遍野的梨花一片银白,耀眼得有些眩晕。如果没有点缀其间的殷红桃花,会疑心自己来到了北国雪野,花事繁盛,各种联想便跳出来思维,环顾四周,我有些心不在焉,恍惚中总觉得似曾相识。手机微信的震动打断了我的臆想,江西的战友发来了我和他与连长的合影,并附言:“今天是连长的忌日。”对啊,4月2日,十年前这个让人揪心的日子。我瞬间从梨花季的温馨中回到了倒春寒里的冷凉,如今背靠梨园的山脚下虽然被解次栉比的房地产占领,但在那熟悉山形下,27年前驻训过的营区面貌还是浮出了我的记忆。

“战友,战友,亲如兄弟。”这句歌词在杨成铭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,每个与他共过事的官兵都能从那里感受到手足亲情。给我发来微信的江西战士多次说,成为杨成铭的兵,是他的福分,我相信他代表了很多战士的感受。杨成铭资助过很多家庭困难的战士,也为驻地很多困难群众送去过温暖。曾在他连队的一名陕西籍战士转业后遭遇车祸去世,他给家属寄去了自己整整一个月工资,而当时妻子正下岗待业。部队要表彰驻训先进个人,众所周知,按实绩非杨成铭莫属,他却说服从党支部分配,将先进个人指标让给了我,意在为我的即刻晋升增加筹码。

如愿提干并经过半年的军校培训后,我继续在旅政治部宣传科工作,担任新闻干事。杨成铭则在当了一年半连长后,再次破格晋升为副营长。杨成铭所在的营区与我所在的机关有数十公里,我们的相聚只能在他半月一次的回家属院时。只要杨成铭在家,我和一个由他手下副连长任连长的小伙子就一定是他家里的座上宾。我们期待这样的日子,因为除了通过聚会,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做人的道理和部队的本事,更重要的是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,享用到他亲自下厨烹煮的正宗川菜。每到此时,我们都会在酒酣耳热中谈天说地,意犹未尽。而杨成铭,在豪饮中也尽显一名军事干部的特质,在先干为敬后倒杯亮底。

在杨成铭担任营长的时候,我调到了两百公里以外的基地机关。其间,我们都想方设法每年聚会几次。铁打的营盘,也要在日月流转中新陈代谢,这是战斗力的要求,也是军队建设的铁律。在杨成铭升任旅副参谋长两年后,我俩不约而同地脱下戎装转业地方。不同的是,杨成铭要回到原籍重庆涪陵安置,而我则随老婆户籍省城昆明就地安置。在送行晚宴上,杨成铭和我都喝得酩酊大醉,我看他眼里不断有泪水流出。我深知,这是他对军旅的不舍。

此情竟成永别,饯行成为诀别是否等残酷。转业时间不久,杨成铭就查出了癌症,但他一直瞒着我和一众战友。患病期间,他两次回到部队,遗憾的是我俩一次也没有见上面。第一次我正好在省外出差,重任在身。第二次原本是可以见上面的,但他考虑到我刚去一个边疆县级市任职,为了让我安心工作,就没有告诉我。

起风了,梨花落,我从破旧营房摔碎的瓦片声中回过神来。“梦回人远许多愁,只在梨花风雨后。”倒春寒,这股来自西北地区的间歇性冷空气侵袭,蚀骨般寒冷。此刻,它在与南方暖湿空气相持不下中脸色骤变,阴雨潇潇落下,梨花落,春带雨。

家住重庆涪陵三峡片区的杨成铭,兄妹众多,家境贫寒,在官兵眼里,他是严爱相济的兄长。作为年近40的老连长,他事事处处以身作则,生活上从不搞特殊,工作时第一个到岗,训练时第一个到位,就连高强度的武装越野训练,他都坚持与二十来岁的战士一个考核标准。律己生威,实干垂范,部队的标杆连队就是这样立起来的。

人生百态,最难琢磨的是人的表情。我们很难在一脸严肃的杨成铭脸上见到笑容,而在他坚硬的表情里面,却隐匿着太多的善良和慈爱。在行将结束代理排长时,连队发生的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,故事还得从我此次拜访的梨园说起。训练场外的宝珠梨沉甸甸地压弯了树枝,已经到了采摘季节,经不住诱惑的三个新战士便趁着夜色偷摘了几塑料袋。此事被群众反映到了部队的驻训领导,连长和指导员为此作出了检查,并责令连队严肃处理当事人。连务会上,气氛非常紧张,新任指导员义愤填膺,痛陈当事人过失,以质问的语言“问候”了三名战士的父母,并要求给三名战士处分。杨成铭一言不发,一直阴沉着脸,官



主办

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 
云南省文联 | 云南省作协  
永仁县委宣传部 | 永仁县文联

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@163.com